



漫堂隨筆



孫虞丁云英宗初即位荒迷得疾慈聖曹后臨朝
訕多間言韓魏公當國鎮救之中外宜謚英宗疾已
間王忠簡公疇任中丞上疏乞詣寺觀燒香都人大
喜明日魏公草皇后歸政手書置袖中朝至內東門
小殿簾外奏云奉皇后手書以皇帝聖體康復歸政
臣等不勝瞻戀再拜而退顧謂有司徹簾時富鄭公
任樞密使以不預知甚恨之

予季兄云富鄭公退居洛中殊不出每一出人皆爭
觀之潞公時守洛屢告老不聽一日午間謁鄭公鄭

公久之見於中堂氣頗昏若欲眠者潞公曰精神須自作之鄭公曰如公豈不以精神為累

馬援云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聞而口不可道人之諱其親之名安能人之不言哉近世有自諱其名者如范鏜謂湯為煎水熊臯謂高郵為上郵

王莘言范文正公任慶帥有副都總管初到官者本出於行伍每與客飲必於酒杯中滴酒三滴在卓子一日府燕副總管者在右席初就坐有幙客者密語公願公戒之以變其故態酒方行公亟三滴幙客甚訝之徐以問公曰仲淹滴這三滴教這漢一生改

不得

予季兄云范純粹德孺留守西京為政令行禁止油店坡以街心分西京河陽界街左屬河陽皆賣牛肉賭博無一人敢特過街右者

予過蔡以仲兄病留陳寨鎮月餘有張醫嘗為府使事富鄭公、晝臥書閣使其子視有兩否其子報云有濛兩公嘆曰士人却道是語季祥希孝言韓魏知相州一日會客飲將罷公見隨行指使主酒器者以公庫勸客金盞納懷中少頃白公先金盞乞變索公曰且休曰公視事指使押昨執事者乞送所司究治

且言若不懲治某不敢復主酒器皿公却之徐命宅帑取金製盞償之公由相歸冠宰席指使以年勞乞調官三班院公不許後數請終不許及公罷相指使請於公子儀公從容為言某人久執勞後者皆得調官公遂許之既調官來謝公屏人呼與語獨儀公在屏後公曰汝涖官當廉慎指使言事相公幾二十年未嘗敢為非公曰汝在相州懷金盞是甚做處指使泣涕拜謝而去

張大亨嘉父云蘇子瞻將赴杭州通判別曹魯公亮公留飲從容云子瞻過南京見張安道再三致問

久之且言公亮在政府仁宗一日語公亮云卿之大用張方平薦也子瞻見安道為魯公敵問安道云曾魯公大用乃公所薦安道驚云君何為有此言子瞻因道仁宗語安道曰方平未嘗以此語一人

近世有僧惠洪作冷齋夜話多誕妄後生或傳誦之其間如載俞紫芝秀老一日盜解荆公驢欲騎入蔣山公方偃息見之陽寢不言久之秀老歸公叱欲杖之或為勸解罰作詩故相不應床前繫馱秀老高士非可叱杖者荆公嘗之暮年要得君攜手處相煩作好歌不應待秀老如此

又云蔣山道傍小兒聚戲設酒噐皆黃白村民豈皆
得以黃金為噐者

又云圓通秀禪師住長蘆時全椒長老過寺升坐圓
通設禮問話圓通道價甚高不應有此住長蘆乃元
豐六年時全椒無禪寺

予仲兄言洪人潘興嗣延之乃慎修之孫汝士之子
生數歲失恃怙其所生母力教之學家故饒於財纔
踰冠調官得建昌軍司法叅軍還家謁轉運使典客
者既受謁教之云候揖衆賓進先立戒石南衆賓將
就坐急趨升廳賓欲退覆趨下延之少頃語典客某

忽心痛俟他日復來既去取謁碎之是日遂閉門不
出館賢士講學著文就見者雖欲守部使者皆折簡
謝之熙寧中王荆公舉逸民言之獨不起奉其母甚
孝每日具有羞奏管弦以奉親歡年踰四十於家圃
中為庵居與方外士遊晨起導引吐納日高方侍親
側從容未晡復有客至即留飲其母年九十餘延之
壽亦踰八十晚得心要於黃龍北終不但化朝廷賜
號處士

予仲兄武仲言吳德仁沂州人少官於蜀術士費生
謂德仁年四十可休官當享遐福因指所畫卦影有

一隱士服醉過橋兩姬掖之而行者曰君能休官當如此矣德仁治平末任殿中丞年三十九守嶺南一州明年歲旦則上章乞致仕群僚勸止之不可陰止其章以待開說未幾神宗即位群僚曰公以恩當遷國子博士稍宿留得外郎德仁曰吾以賀登位恩得任子初非敢望豈可更易復遷為其子選衙校治裝行且有日忽得其表兄潘延之書僕里居一子昂無仕進資弟壯歲官且及任子願輟入賀恩以及昂德仁欣然以所辦裝走洪使從昂行僚群復力諫曰公子既輟行豈可不少留以須任子而後歸德仁曰吾歸決矣初不以任子計也遂歸日具客至則飲之既醉使覓送客以兩姬掖婦生事付一士人至之二十餘年一日士人辭乞罷德仁驚問其故士人曰或謂某有言於左右謂某治生有欺隱者德仁命置食中堂指堂前閣一架使人下者書指以示人曰此每年帳目也封題如故吾未嘗視何從謂君欺士人慙謝而退兄子不肖既出分敗其產語人曰叔父所分皆善田德仁呼兄子使自擇以與之以故暮年用稍乏然飲客未嘗一日乏也元祐中嘗起德仁為尚書即召劄至郡守特來德仁受之置書几間留守醉罷

守見召劄猶在几間明日以狀力辭不赴朝廷閔勞
就起知沂州人皆謂公必受命德仁辭之益堅紹聖
中凡不附元祐者貴顯德仁不以自言亦無人為言
者以壽終

予聞死生有定數苟未應死雖困而無恙蹇序哀授
之云紹聖末與蔡京元長諸從官赴聞喜燕時金明
池龍舟初成泊地之北岸從官往觀之葉祖洽欲登
時乘殿元長以為不可先亟出脚道板脫墜水中水
深甚吳居厚尹京呼人救之皆云水深不可入頃之
見元長踊出初見幙中迤邐身出二朱衣扶掖者亦

隨元長而出水手拋繩皆引之而登岍於巡舖更衣
猶赴再坐而歸人皆以為蔡福力之盛使然范鍔隱
之年七十罷江東漕守南康軍過太平州泊孤山堂
下見客罷巾裡登舟於船門墜水中久之亦踊出如
元長人又以范壽祿之厚能如此

予仲弟明仲任淮東憲被旨捕盜亳州初夜行船沂
汴中月黑忽聞家人云梢工有壻為篙手病傷寒發
狂自外舡入水中汴流湍駛又夜行不可救比明仲
自亳回篙手來叅云初墜汴如人提擲在東岍沙上
匍匐入神祠中遂汗得活

蹇序臣言張惇謂序辰曰哲宗紹聖初語惇云元祐初朕每夜只在宣仁寢殿前閣中寢處宮嬪在左右者凡二十人皆年長者一日覺十人非尋常所用者移時一十人至十人還復易一十人去其去而還者皆色慘沮若嘗涕泣者朕甚駭不敢問乃知因劉安世等章疏宣仁詰之

劉安世云其父任焯書丞赴官於蜀其母乘驢父乘馬皆無御者僱脚力荷檐一僕隨之行棧道驢棧適朽其母墜焉其父號慟僕走視所墜處呼曰縣君無恙有木自岨橫出所墜適在枝上且去棧道不數十

又其僕遽解籠索結為兩條下之使其母自縛一引而上時母妊安世已十月少頃覺欲就蓐於道傍鋪屋中遂生安世然宣中京師有僧化成善言命安世謁之化成曰君之生甚異其母死中与子皆得活劉

航名

安世又言余中擢進士第一年未三十除大理評事國子監直講充修經義檢討官時王荆公修經義屬多信用人皆以謂且貴一日謁化成問命成曰君取巍科然格局止是大朝官時以太常國子博士為大朝官今承醫郎中曰如此某即死矣成笑曰君亦得中壽以上未幾中因

太博獄坐贓廢元祐初許理得官紹聖中以負外郎卒馮躬厚言其舅蔡京嘗問命于化成云君命當作大使臣時謂內殿崇班為大使臣今修武郎

蔡確舒亶熙寧末元豐初以擊搏大臣起大獄取進用因相州簽判陳安民失入死罪遂起獄傾宰相吳充御史中丞鄧潤甫謂之相州獄因太學生虞蕃言太學直講受賂起獄傾叅知政事元絳翰林學士許將謂之太學獄

鮑慎由言政和庚寅召為尚書司勳員外郎權吏部侍郎又進疑右選即官一日同侍郎姚祐登對語從容祐方

自殿中監移吏部致辭曲謝上顧慎卿曾見姚祐說殿中省土地神事否慎由對未也上顧祐可為慎由言之祐與慎由皆即出笏慎由稍北面祐云祐在省當宿就寢急夢有古衣冠者至榻前稱新授殿中省土地神劉辟疆叅時祐方營土地神堂尚未塑像祐問公何處人對曰漢宗室也今日在太山見除日本省有少監是余次疑謂臯言訖趨出入所造土堂中明次臯除少監是余次疑謂召對神靈佑候少知祐等退

王寔言寀素以中表與劉炳善既爭進遂絕不往還神降寀家謂宜因炳以達寀具言其故神曰尔第往

以予言告之案至炳出見案因道神語曰子某年月
於蔡京後堂言某人某事有之否炳大駭又曰某年
月於進對言某人某事有之否炳驚起汗被体即至
案家遂成其禍炳段名曰丙所言皆陰譖人者云
親戚陳仲立妻令字宗室女聲音操持如丈夫干預
外事仲立畏之馬氏目之曰母漢子

李稅公素云靖康丙午正月初金賊將渡河李邦彥
耿南仲蔡懋與悅皆侍殿上時淵聖輟行幸欽城
守太常少卿新除兵部侍郎李綱頗贊其策是日召
綱與宰執同議請以重臣任其事上憂甚問邦彥

對用綱曰臣輕豈能任此南仲曰今有禮部尚書
闕可以命綱遽叱南仲云禮部尚書亦是兩制邦
彥亟奏除綱尚書右丞綱拜謝且奏臣未正謝未賜
服上顧內侍取祗候庫兩品服毬文魚帶賜之蔡

為予信
亦如此

鮑慎由欽止言江休復鄰幾嘉祐中作雜誌云晏公
為知制誥一日召至小殿上出除目公奏臣官外制
此乃學士職上以覺誤命召當直學士公奏除目皆
大除拜恐漏泄乞鎖宿舍人院上領之及明日宣制
皆非昨夜所見此書行于世三十餘年無能曉者元

祐初錢思公家婢竊賣故書有惟演日記 章聖晚年感疾錢惟演與丁謂劉美交還詭祕謀逐寇準日記多載其事其中一條云某日予當直聞召晏舍人對小殿下注云此必誤也少頃召予小殿上出目云予論谷專窓準先封并迪上令罷之又令與準此恩數予乞進太子太保 上又云更與此恩數予乞封國公出袖中具員冊子 上於小國中指菜字予遂奏聞如此即中書全闕官莫去察院院那過一箇否 上頷之又奏丁謂任樞密使見帶玉清昭應宮使自來中書玉清使是昭文相命帶上又頷之

王荆公安石自叅大政每日進對與 上及諸臣辨論皆書之日記緘滕之甚密元祐初病疾弟安礼子雱侍雱安石素所受信一日命取日記焚之雱紹之代以他書竊收之以示蔡卞紹聖初卞召用以語曾布：奏取其書以付史官用為實錄陳瓘所謂尊私史以壓宗廟者也安石銳欲立法度行其所言爭時急則以語強折人不應道理者甚衆如人主以道御天下雖竭四海九州之奉不為過如克儉于家儉惟語之家行如人決河殺人則必怨河自決殺人則不怨人主為政當如何所為樂天者可以保天下如論

取熙河文彥博爭言有道者不以兵強天下安石言
惟有道者能以兵強天下書所謂張皇六師者是也
神宗嘗問安石人言卿不欲立先帝是否安石言
君薨而世子生世子不失為君當是時仁宗後宮
有二人就館它日若不危先帝則危仁宗之子如此
者甚衆安石所以欲焚之也下等不能及此欲引其
書以自助使安石得罪于後世

予元祐時問見臨渙令李洪言王安石既罷相以韓絳
代已呂惠卿叅知政事持其法度時謂絳為傳法沙
門惠卿為護法善神惠卿既得志起李馮獄捕李士

寧欲以危安石絳惶皇恐懇上復召安石一日宣制惠
卿以為已得相麻制箱過班惠卿跂而望之閣門吏
呼為王安石惠卿愕然予得其語十餘年任太大學博
士入文德聽麻乃知洪所言有大繆者凡宣制前一日
晚御史臺報百官次早入至殿門麻制即自中出其
上題姓名以箱案置閣門道上凡在廷者無不知矣
豈有執政必待過班呼名而知之大抵傳事間多不可
信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熙寧八年二月注引吳玠云

予少讀前漢司馬遷傳見顏師古以於戲字為烏虜
又云俗讀曲為吉凶之別及見前輩讀報狀多皆以

戲為許宜切意謂承誤至聞得宣制皆以戲為許宜疑文德切凡廷号如赦令皆以史官臨視句讀然後知其非誤也朝廷所用祭文誄文哀策之類皆以嗚呼至於廷号多慶賞理宜有別

凡宣麻制望參官開內門入至朝堂幙次日參官朝退至東上閣門北近南幙次日參官惟翰林學士不赴辰正上退朝門下僕射兼侍郎或侍郎一員至閣門北近南幙次臺吏引百官入文德殿下班橫北街南之東若宣赦令御批答即武臣將校皆入班引侍從官入橫街北之東中書門下省官又近北分

立東西兩相向麻制案先設於德殿螭坳之南次引門下侍郎再拜閣門使跪授制書侍郎以制笏上捧復位省吏啟封授侍郎侍郎以授閣門使捧詣橫街南過橫街一吏呼曰云所命者姓名或赦書德音事目或所命數制只呼一名至橫街半面殿閣門使以制授宣贊舍人宣讀若妃嬪皇子皇女或赦書德音先呼有制在列者皆再拜制畢復蹈再拜如侍郎自當拜或罷即引于讀制處先自再拜聽制畢則舞蹈復再拜

凡拜表曰參望朔宰臣執政官皆入其大班幙次如

宣制先設表案於東上閣門階下稍南面東禮部郎官褥位立案西宰相褥位在郎官褥位東面北對設郎官拜褥稍南即宰執班位次日叅官次望叅官次朔叅官其西武臣次南將校皆面北再拜訖閣門使引宰相入褥位禮部吏舉表案郎官隨宰相前郎官與宰相對立跪于案上取表授宰相訖對拜宰相以授閣門使入閣門詣進在列者皆山呼舞蹈

予仲弟明仲言得之孫端子實云孫覺莘老與王介甫善熙寧以言事得罪元豐中莘老免喪往蔣山謁介甫介甫道舊故甚歡對設榻臺上夜艾枕上笑語

一日曰吾欲挈舟游浙河公能固我乎趙閱道在越因可訪之莘老曰公果往某敢不倍行是夕介甫睡覺但聞歡惜聲及旦謂莘老曰吾老矣動不如靜安能游浙又思之趙抃老畜生亦何用見莘老大駭少日遂告別

閱道熙寧亦持異

黃符信叔云介甫自金陵召再相至京畿親客迓之介甫於卓子書福建子重疊蓋介甫之出呂惠卿頗叛之迓客言之故云吳充仲卿子安持乃介甫壻冲卿既執政頗與介甫持異介甫之再罷相冲卿實繼之頗欲損益熙寧新造法度及冲卿之薨介甫作挽

詞云秀鍾舊國山川氣冲鄉亦閩人

集本作河

沈錫子昭言元豐中以舅王安礼和甫任為假承務
郎嘗致書葉濤題云建安沈錫濤得書在半山王介
甫見之云沈氏吳人安得云建安他日子昭過半山
介甫問之子昭曰錫居真：昔為建安軍介甫笑占
詩曰官名雖是假鄉里本來真幸非福建子莫作建
安人因歎曰吾平生為福建人所苦二壻又皆閩人
游酢定夫言張載熙寧八年歸里中有詩云病肺由
來一十春病深罇俎已埃塵只因舊病新年減不道
新年明病新

京都城有慧寂院乃謝某

忘其名人之謝太保

謂捨園所建謝

本樞密院出職既建僧坊遂致仕曰一齋執勞役居
院中年七十餘吳元中自給事中謫宮詞時年三十
懋院中與謝夜語謝云少年閑居已脫右肩擔莫却
擔起左肩底意謂閑居必謀利也元中有詩贈之云
青雲真磨上白日在囊中薄晚休雙樹多生念轉蓬
曉齋鍾吼谷夜坐月低桐不謂墮埃底蕭然有謝公
元中居真不以事干人云

吳元中云丙午正月王黼死雍丘開封尹聶山得旨
遣人殺之取市刀鈍甚声吼如牛元中云李綱所啓

也

范直方師厚云范忠宣公每言其弟純粹德孺離吾側太早范師厚云忠宣公元祐初自慶師被召給事中遂執政其弟德孺代守慶一日德孺有書論邊事公以書答之云

大輅与柴車争逐明珠与瓦砾相觸君子与小人鬪力中國與夷狄較勝負不唯不可勝兼亦不能勝亦非也弟其思之漫堂隨筆終

吳趨唐省元遺書中有漫堂隨筆一卷所載多元祐間事雜以幽冥報應萼桃神奇余疑其怪誕况值歲單雪甚手凍斂不能運筆祇摘其涉于倫理者書之丙辰蜡月下旬皇山人姚咨識



原缺末葉
从天一閣書目
三之補

拓輔久... 前... 後... 同...



